

# 地狱之门

四川文艺出版社

耿天丽●著



# 地狱之门

耿天丽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刘永康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刘振江

书名 地狱之门

定价:16.80元

作者 耿天雨

ISBN7-5411-1411-1/I·1323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册

印张 13

字数 270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 内 容 简 介

长篇小说《地狱之门》以女演员谷柳与英俊成熟的导演方晗之间复杂深沉的情感纠葛为主线,透过其缠绵悱恻的爱情绝唱,展示了两性关系中无意识与意识、本能与信仰、肉欲和精神之间的激烈冲撞,折射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方面面。

女作家耿天丽以细腻笔调,大胆而真实地描写了当代青年以至中年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隐秘,困惑、无奈和渴望、骚动。情节曲折,凄婉惊魂。

啊，好迷人的天池哟！谷柳兴奋地将头探出车外，深深吸了一口气。

“小心，一会儿它会叫你失魂落魄的！”方晗神情自若地说道，他在为她担心。

“喂，相传这儿是西天王母居住的仙境，好像有句诗——”

“瑶池阿母依窗开，李商隐的，对吧？”

方晗避开她的目光，那目光有些眩惑，有些过份，他太熟悉这种目光了。置身电影界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制服异性这种进攻型目光的最好方法就是回避。

“是吗？我妻子又该吃醋了。”他从她手里拈起一块锅巴，放进嘴里。

“你是不是经常害她吃醋？”

“不，我并不经常同漂亮女人合作。”

“你真会恭维人，其实郁青长得很秀气，大家都说你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我是从不会恭维人的，我真有个想法，让你担任这部影片的女主角。”

“真的？你认为我——”

“我看过你的表演，你准行。”

“那都是业余水平。”

“咱们敲定了，女主角就由你演，然后再选一位男主角，其他角色就好办了。”

“你演过电影么？”

“上学时演过，那是电视剧。”

“我看你和男主角的气质很相投，真的。”

“真的？唔，我是那样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吗？太可怕了——”

“他也是不得已，其实这个角色很有现实意义。”

“喔，你倒挺宽容的，我以为世界上的女人都是万能胶，碰不得呢。好了，天池快到了，你再帮我选几个景致吧。”

这一番对话使谷柳浮想联翩。若是他能同她拍搭档，这部戏准成功。她演戏喜欢真情实感，说哭真哭，说笑真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玩弄技巧那是自欺欺人，观众不是大傻瓜。

他有“铁把子”吗？电影厂的人管那种暧昧的男女关系叫“铁把子”，厂里那几位大大小小的导演们，几乎都有几桩艳闻。职业性质给那些风流情种们提供了机会与环境。况且艺术是感情的再现与升华，激情与情欲似乎没有确切的分野。

不过，她却从没听说过有关他的风流韵事，在这种敏感的环境里，一句情话，一瞥秋波，都别想瞒过众人的耳目。

他果真面临漂亮女子的挑战而方寸不乱，冷若冰霜么？她不信世上会有这种男人，即便只有他一个，只要她爱他，她相信他准会属于她。高路曾经对她说：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的美色简直倾城倾国。她也有所体会，女人似乎不需要意志与才华，只要温柔和美丽，哪怕她是个低能儿。

谷柳可不是个低能儿，她聪明、要强、有心劲儿，谁能想像一个服装保管员几年功夫便成为副导演？她竟连妒忌、降道的机会都没给人留下，就崭露头角了。当然厂里有人议论，听螻蛄叫唤还不下地了呢，她不理那套。

他是有魅力的。她早就发现他有双细长、睿智、精明、稳重的眼睛，而他脸上的所有线条又给人以厚淳、质朴、成熟、亲切的感觉。他长得结实挺拔，像一株红松，宽宽的肩膀似乎

生来便是魅惑女人的。可当你和他目光相遇的时候，又觉得他的心灵是个“司芬克斯之谜”。

她喜欢这个谜，她要解开它。天资与丽质赋予她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自信。

“咔嚓，咔嚓”，快门不断掀响，把她从沉思中唤醒。他们不是在观光，是在工作。

她脸红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非份的念头。当初，她要求到这个组工作时，考虑的只是事业，她喜欢这个剧本。

“采景就要选择最佳规定情景，你是女主角，它们都是为你而存在的。”

他煞有介事地望着她，随手将一粒口香糖抛进嘴里，他像吃奶糖那般将糖球吞下去。惹得她吃吃笑起来。

“大傻帽儿，这是口——香糖。”

“我可没耐心象你那样咀嚼，我喜欢短平快！”

他的目光无意间扫在她的裙裾下，那两条腿修颀秀美，纤细的脚踝也很灵透。她的确是个明星料儿，这念头在他心中闪了闪。

## 二

外景很快采完了，他们乘飞机赶回电影厂。开机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方晗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嘱咐谷柳把他修改的工作台本赶抄出来，然后打印分发。

这不是她的家，而是她的丈夫胡宝山的。

“告诉你，这套组合家具、真皮沙发、地毯、大彩电、电冰箱、录放机，哼，都是我挣来的，安全行车几万里，不抽

烟、不喝酒……”

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没别的话题，胡宝山常常提醒她，大概怕她忘恩负义吧？她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

“跟那个大导演逛趟新疆，没脱裤子吧？”他嘻皮笑脸说着，一下子搂住她的腰，便松自己的裤带。

“讨厌——”她挣脱他的手，躲到一边喊道。

他像头野牛，她和他在一起，没有快感，只有恐惧，她甚至讨厌性交。

“谁不讨厌，嗯？你说，谁不讨厌！”他又朝她扑来，她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闭目屈从了。

她觉得自己像个洋娃娃，像块破抹布，像把电动剃须刀，她是他随心所欲的工具。

“舒服吗？”他满足了，倚在沙发上笑嘻嘻地问，“母鸡吱啦哇啦地叫，是想吊公鸡的胃口，收拾完它就老实了。”他大模大样地吞云吐雾，把香烟在嘴边翘老高。

“你真叫人恶心！你是天下最没脸的男人——”她不知该怎样发泄她的愤怒，毕竟是自己的丈夫，这是他的权利。她只有钻进卫生间，让清水冲刷她的耻辱和委屈。

“告诉你，我已经向厂长提出抗议，不让你去新疆了。”

“为什么？凭什么？你没权干涉我的自由！”

“嘿嘿，因为你是我老婆，你有孩子，我出车，这个家怎么办？”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孩子送他姥姥家。”

她在厂里碰见朱厂家，朱厂长严肃地对她说：“那个组你就别去了，省得老胡有意见。”

“朱厂长，你还不如说，你干脆退职算了，省得家里不放心。”

“不不不，我可没那个意思。”

“大同小异。我是副导演对吧？不是保管员，对吧？上片子是我的本职工作，是不是？”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得把家务安排好哟，对吧？”

谷柳和胡宝山距离越来越大，谁都看得出来，一个是副导演，一个是司机，两个行当，两种情趣，没法谈得拢。

她妩媚、风流、自信，从电影学院进修回来，如虎添翼；他丑陋、粗笨、野蛮，他出车就像占便宜，回到家除了喝酒就是骂人，他俩格格不入。

他从后山带回一只黄羊头，没等炖着吃，就被她用什么药把肉腐得一千二净，当成壁雕挂在墙上欣赏。他盛怒之下，把那羊头骨拔下来剁了个稀碎。

“以后墙上少挂这些破玩艺儿！”他嘴里骂着，脾气发着，挨个儿把墙上的芦苇、牛角、干枝枝扫荡一空，踩在脚下。

“愚昧，山汉——”她不依不饶地骂他，却又无可奈何。

“哼，这家户口上姓胡，我说了算。”

谷柳好寒心，每当她走到门口时，这句话就像门鏢似地刺向她，她像进监狱。

她根本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便去找方晗。

“真叫我为难，轻诺者寡信，你们女人——”他挥摆着双手一见面就冲她发火道。

“你怎么也用这种口吻说话？给你，台本印完了，我已把它发下去，这是剩余的，摄制组什么时候开跋？”

“你作得了胡师傅的主儿吗？”制片主任田强问。

“要是我连自己的主都作不了的话，我就不干副导演了。”

“他为什么阻止你？”方晗奇怪地问。

“大概你有前科吧？”摄影师阿龙很随便地笑道，两眼不住

地往谷柳身上转。

“胡说什么——”田强白了他一眼。

“是为孩子的事，因为他也想出车。”

“这是个问题，干咱们这行的，家里没个贤内助可不行。女人当导演不容易啊，哪个男人愿意当贤内助呢？反正我不行。”方晗脸上绽出一抹善解人意的微笑，他的目光像水银珠似的，总不肯在她脸上停留。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男人，他给女人一种安全感。

“谁像你那么有福呢？郁青是天下第一贤妻良母，全厂公认的。哪个名人说过，一个伟大的丈夫，身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老婆，太对啦！”阿龙一屁股掀到桌角坐着，很为自己这番话得意。

谷柳比胡宝山晚回家半小时，胡宝山便在厨房里叮嘟咣咣地发脾气。

“你走吧，滚，别回来！”

谷柳装哑巴。会叫的鸟儿不是鹰，只要她踏上征途，纵然他是猎手，也甭想擒住她。

当初，她执意要作方晗的助手并不是因为他是美男子，那时他们也不很熟，她只知道他是导演里最傲慢最自信最苛刻的一位。同他合作过的安妮背地里骂他是“铜豌豆”；真有趣，安妮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关汉卿曾经写过一首元曲“不伏老”，幽默地称自己是“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不过安妮那女人很讨厌，蹲马桶都不忘照镜子，脑袋像个大沙袋，真正是不学无术，方晗哪能瞧得起她呢？

这粒“铜豌豆”倒挺让谷柳感兴趣的，她可不是那种为挣钱才拍片子的女人，她想当一位女导演。方晗是电影学院导演

系本科毕业生，还是高材生，他已经拍了四、五部影片，行家们评论他的影片是：诗意盎然，美不胜收。他在艺术追求上是高层次的，有想法的，这样的导演并不多，同他合作，真有如再次学习，她相信会有收获的。

自从她同他去新疆采景之后，她开始真正研究他。

他有一位有权势的老岳父，那老头儿是文化厅厅长。

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留心观察过郁青，那女人堪称美丽、温柔、贤惠，她是一位叫人见一面就不会忘记的女人，她的高雅娴静的气质叫许多女人都感到相形见绌，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上过大学的千金小姐，却心甘情愿在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难怪她的丈夫那么循规蹈矩，他被她涂过一层厚厚的保护色。

谷柳对这个女人颇不以为然，她何偿不想作个贤妻良母？活得轻闲适意？假如她有个好娘家，有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

---

“孩子孩子你不管，家务家务你不做，我要你这个老婆当画儿看？”胡宝山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像个老娘儿们。

谷柳一直不作声，她钻进卫生间，一件件地洗那些沾满油污的臭衣服。

生活早教会她隐忍了。她母亲是早先一家破落户的小姐，没法子才嫁给她父亲。父亲是个小手工业者，至今还住在那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土房。才四岁，她就光着屁股蹲在巷口捡擦屁股的纸，叫大孩子们打得鼻青脸肿，眼都睁不开。若不是母亲坚持，父亲根本不让地上高中，只想找个婆家打发她出嫁。白天上学，晚上就帮母亲给被服厂锁扣眼儿。有一次困极了，竟不小心将根钢针扎进大腿里，母亲吓坏了，她说针会沿着血脉走，钻进心脏人就完了，求父亲赶紧送她上医院。父亲没吱

声，从案板上操起一把尖刀说：去医院得花多少钱哪？去，拿酒来！母亲含泪逼她喝下半瓶白酒——那根针就这样被父亲用尖刀刺出来。白酒麻痹不了神经，她永远难忘父亲怎样按住她的腿宰割她。幸亏在大腿内侧，没伤害股神经。长大后她曾问过医生，医生大吃一惊：你父亲怎么能这样残忍？万一破伤风？万一瘫痪？万一……谁能相信呢？那块隐创却实实在在地留在她腿上。

她作过上大学的梦，那永远是她的梦。

高中毕业后，她去菜市场拎秤杆儿，节假日她一天要拎上千斤的蔬菜，两条胳膊疼得拿不动筷子，她却忍着，怕母亲看出来心疼。那时她已出落得非常水灵、漂亮，这对她实在是种不幸。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几乎天天来骚扰她，“喂，小妞儿，来一分钱葱”，“给我要一头蒜”，要么他就每样菜都要一、二两，害得她拎着秤盘子乱转，稍有怠慢，他们就大吵大闹，那些下流话叫人不堪入耳。开始，她受不了，常被他们骂得哭哭啼啼，没办法，她就去找头儿，要求换换摊儿，谁理她呢？好工种都照顾了头儿们的子女，哪还轮得上她呢？久而久之，她变得厉害了，再不理那些不要脸的臭男人，他们受了冷落，自然不甘心，就拣最难听的话骂她，她毫不退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也拣最难听的话给予还击。最有趣的是，她身上揣个小本本，专门记那些骂人话。有一次，她骂一个男人：“早知你这么不孝顺，我早把你夹死了！”骂得他不知所措，后来她被称作“骂人专家”。可是动嘴的“君子”她对付得了，动手的流氓她就难以抵御了。下班后，常有流氓跟踪她，撞她的车，拔她的气门芯儿，马路上有汽车，他们故意把她朝路中间挤，有次险些出车祸。新年夜里，菜市场开联欢会，有她独唱，散会后，她让一位男同志送她回家，路上却遇到两个流

氓，他们先把那男同志截住揍倒，企图侮辱她，幸亏她急中生智，躲进垃圾桶里，才免遭劫难。那时，母亲天天坐卧不安，生怕女儿发生不测。刚刚十九岁，就给女儿找婆家。残酷的现实已将她心中的浪漫诗情污染得斑驳陆离，面目全非。找一个象样的丈夫，是她唯一的希望，她觉得男人是女人的靠山。

可是这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母亲不同意女儿嫁给胡宝山，她说他俩不般配，可母亲作不了父亲的主，父亲说：花无百日红，老胡家有钱有势，你女儿还想找啥样的？

其实胡宝山全家都是开车的，只不过他父亲给市长开车，他给电影制片厂厂长开车。方向盘能给他们带来许多方便和实惠，这在谷老头眼里已是高不可攀的了。

谷柳不敢违抗父亲，况且她也暗暗被胡宝山的职业诱惑着。她同所有女孩一样，都非常羡慕电影明星，那是一个神秘的、美好的梦幻世界，她收集了许多女明星的照片，有空儿就拿出来瞧瞧。她并未意识到，明星文化已经熏陶浸染了她的灵魂，使一朵土豆花潜移默化成一朵马蹄莲。当然还有母亲的遗传，还有她对文艺的偏爱。令人可笑的是，头一次相亲，她美丽、清纯的气质竟使他望而生畏、手足无措，他怕驾驭不了这匹骏马，当时没敢表态。后来对他的朋友说：你见了她准能六魂出窍。她比那些大明星都漂亮。老胡头见儿子这么上不了排场，瞪着眼骂道：你这匹上不了阵的骡马。她再能耐也是个卖菜的，你他妈的不比她强百倍？

胡家的彩礼挺丰厚，结婚时，光家用电器就花掉近万元，婚宴是在本市最豪华的一家大酒店举行的，亲友来宾摆了二十桌。父亲咂着嘴巴说：嘿，老胡家真给咱家挣面子哪！谷柳却想：这全是给胡家撑门面、摆阔气。她最最欣慰的，是胡宝山

把她调到电影制片厂当保管员，她是为这份工作才嫁给这个男人，这真是归功于从小磨练的隐忍，是隐忍改变了她的命运。

她能给方晗当助手，又何偿不是隐忍的代价？

她找朱厂长的时候，朱厂长就直言不讳地对她说：“这事我可作不了主儿。那得征求方晗的意见。”

她直匆匆地去找方晗，他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敲敲桌子问道：“你同厂里打过招呼吗？”

“当然打过，是朱厂长让我来找你的。”

“他怎么说？”

“他说：我没意见，你去找方导吧。于是我就来了。”

“剧本你看过了么？”

“当然看过，这是常识，不喜欢你的剧本，我才不会上戏呢。”

“嗨，够自信的。喂，咱可是去新疆啊，苦得很，时间也长，你可不兴半途打退堂鼓啊！”

“我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人，这点你放心。”

“——你干嘛作导演呢？我觉得你当演员更合适——”

“导演还需要什么特殊条件吗？”

“那当然，学识、意志、魄力、想象力、判断力、组织能力……你见过那几位有名的女导演吗？”

“没有，我才起步，是想拜你为师的。”

“那好吧，咱就甭客气了，从明天开始，你就着手这几样工作吧：抄写分镜头脚本、陪我去外景地、打印工作台本、选演员……”

谷柳耐着性子听他一一交代自己的工作。她觉得他的口气轻视多于信任。她几乎一口气跑出那个房间。这个傲慢的电影王子，他尽拣那些叫人心理倾斜的话语，他才不考虑对方能不

能接受呢。依她的脾气，不是呛他两句，就是拔腿而走，她却忍着，用她的自尊心换来这份差事。他对她并不了解，却武断地将她视若白痴、草芥、绣花枕头。好了，他总算接受了，她会让他吃惊的，她也会找到报复他的机会的，总有一天，他将让他刮目相看，让他进一步接受她、肯定她、尊重她。

### 三

谷柳把剧本反复读过几遍，她把那个女主角已经烂熟于心，她相信自己能演好。

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爱情故事，每每想起来，她老觉得好像自己经历过：

一个叫文舒的女教师去天池休假，偶然遇到心理学副研究员白心，他们彼此很快由相识发展到相爱，竟到了难离难舍的地步。

现实使他们天各一方，痴情的文舒竟不顾一切，来到白心所在的城市，寻找旧日的梦，她要争得这份爱，让它滋润自己的一生。

白心有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那女人才华横溢，在国外进修，白心极爱自己的妻子。他与文舒意外相逢，陷入两难境地，眼看妻子要从国外回来，他真不知如何是好。

文舒发现了他的懦弱与自私，威胁他说，要把这一切告诉他的妻子。白心不知所措，就在妻子回来的那天，逃之夭夭了。

这个男子躲到遥远的温泉疗养院，他妻子和情人不约而同向公安局报告了他的失踪。公安局在寻找过程中，错将一具男尸体当作他，让文舒和他的妻子去相认。

两位女人在这具无头男尸面前相识了，不得已，文舒只好说出他们的关系。白心的妻子原谅了这一切。她和文舒竟因同病相怜而结为密友。

正当文舒打算离开这座城市时，真正的白心突然出现在两个女人的面前。这个活生生的幽灵勾起她俩各自的怨愤与伤感，他像一枚引爆的定时炸弹，突然粉碎了她们的友谊。

文舒敏感地发现她在白心心中已经失重了，她只是白心空虚寂寞时的开心果，而现在她却是多余的人。她的梦终于醒了，她拒绝再与他保持关系，她可不是别人的奢侈品。

文舒毅然地抛弃了他，独自离开那座无情的城市……

谷柳觉得，剧本的题目不该叫《两情若是久长时》，本来，这对情人分手时已经没有情。

“那就改作《风流祭》吧。”方晗不以为然地说道。

“太俗气，有损女主角的形象，应该叫《绿谷》。”

“干嘛那么空灵？就叫《风流祭》。”

谷柳的率直使方晗倍觉威胁；他喜欢独断专行。

“你真刚愎自用。”

“用不着你来评论。我希望多一个助手而不是多一张嘴巴！”

谷柳动了动嘴唇咽下了想说的话。

“真正需要改动的是剧情，你没发现问题吗？”他沉默片刻，瞟她一眼，语气开始缓和。

“我觉得情节还很完整——”

“完整是完整；有些地方却不可信。比如，白心是研究心理学的，他应该懂得，世上有三种女人不能作情妇——”

“荷哟，你在这方面还挺有研究的，哪三种？”

“一是姑娘，这种女人太单纯、太痴心、太专一；二是独

身女人，这种女人太认真，太迫切，太执着；第三嘛，就是处于婚姻危机的女人，你可以想象，一个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一只冲出牢笼的困兽。女人的依赖性很强，这三种女人都很难缠，就像502粘胶，粘上就剥不掉，而咱们的女主人公恰恰属于第三种。”

“看来，你是不会干那种蠢事的，对吧？”

“也没准儿，人都有丧失理智的时候——”

“那白心也是人哪？”

“他是研究心理学的嘛。”

“照你说，那种爱自己丈夫的女人才是理想的情妇喽？”

“你很聪明。”

“你不觉得矛盾么？一个忠实的妻子又是一个理想的情妇——”

“哦？”他随即笑起来：“看来我得认输了，我发现你很善于思考。”

谷柳发现他笑起来还是很和善的，她为自己窥到他的另一面而高兴，他们谈得投机起来。

“我认为，文舒这个人倒该好好琢磨琢磨，她这个人太软弱好欺了。”

她趁机抛出自己的观点。

“软弱？我觉得她既崇高又理智。”

“太理想化了。她那样的女人是不会轻易爱上谁的，所以，对于白心的始乱终弃她绝不会退让，绝不会！”

她被自己的观点弄得激动起来，像是已经进入角色，她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挥摆着右手。

“那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会有什么幸福呢？”

“管它，只要自己痛快——”她冷笑一声：“人生能有几次